

长篇小说

新浪读书人气天王作品，中国硬派保镖小说扛鼎之作

一号保镖

幕后黑手

中国顶级王牌特工的神秘传奇

冷海隐士◎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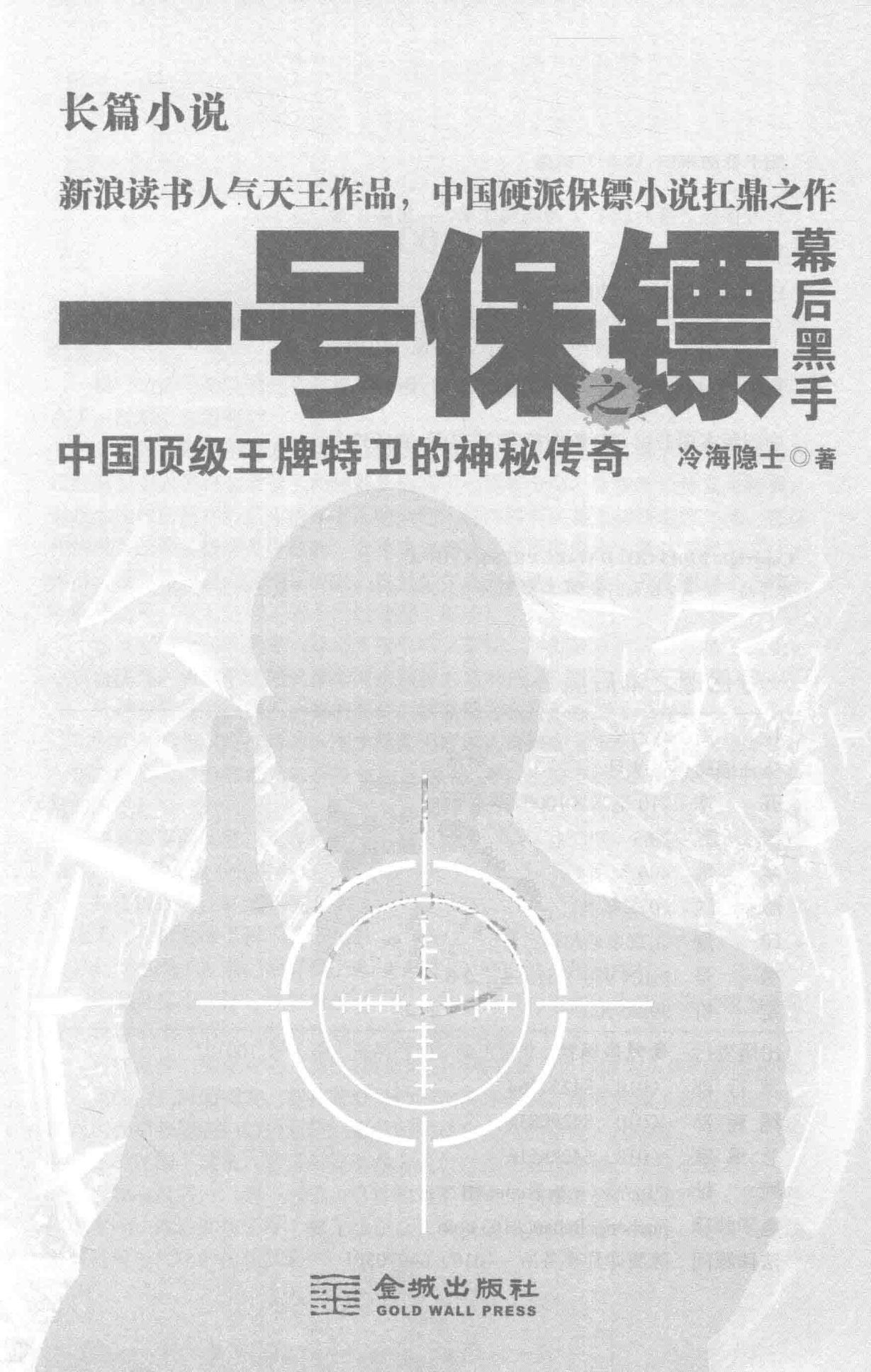
新浪读书人气天王作品，中国硬派保镖小说扛鼎之作

一号保镖

幕后黑手

中国顶级王牌特工的神秘传奇

冷海隐士◎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 冷海隐士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55-1202-0

I. ①一…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657 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作 者 冷海隐士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202-0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001

这瞬间的变化令我也是有些蒙。我在心里喊着沈梦的名字，迅速置身于沈梦的身旁。

我一边借用微弱的光芒扫视着周围，一边将沈梦扶了起来，连忙问道：“你怎么了，沈梦，你醒醒！”

此时我已经顾不得太多了，心爱的人命在旦夕，我怎能还顾忌其他？这时候已经有安全人员将金老爷子和林首长围成了一道安全网，警惕着进行安全转移。但是大厅内的慌乱仍然无法褪去，嘈杂的人群叫嚣着，甚至拥挤着往外涌。在这种情况下凶手是极容易隐蔽的。金家事先安排在里面的安全人员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是跟着众人慌张起来。也只是在片刻之间，便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汽车的马达声，毫无疑问，凶手已经逃离了现场！

这肯定是一起有预谋、计划严密的暗害事件。计划针对的，应该是 L 首长。而沈梦，的确是沈局长派来间接保护 L 首长的。

只是，我最爱的人，我的沈梦，她竟然为救首长而挡了子弹！

大厅里的备用灯打开了。刚才慌乱无序的人群镇定了下来，嘈杂声也减少了一些。但是大家仍然像无头苍蝇一样左右张望着，生怕自己身边的人就是潜伏进来的凶手！

望着怀里的沈梦，我容不得多想，拨通了 120 准备急救。我在心里拼命地呼喊着：“亲爱的她不会有事儿，她不会有事的……”

其实最为敬业甚至不惧生死的，还是那些记者，此时已经陆续有几位记者靠了过来，纷纷对准了挨了枪子儿的沈梦，一阵猛拍。

金铃也跟了过来，她对我的表现感到很诧异，呆呆地望着我。

我像是疯了一样，怀里捧着沈梦。一阵一阵照相机的闪光灯弄得我极为不舒服，我忍不住冲那些记者们骂道：“滚，都给我滚！”

那些记者们哪里肯听，仍然自顾自地拍摄着自认为可以成为头条的新闻材料。

我的泪在瞬间爆发，蓄在眼眶里的泪水喷涌而出，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没再理会那些记者们的闪光灯，更没时间理会金铃的追问。这时候，又有一些宾客也好奇地围了过来。十几名安全保卫人员，正在盘查现场，寻找线索。

而我心里明白，这一起暗杀事件的对手肯定是预谋已久，组织严密。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混进宴会大厅，更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而无人发现。他们使用的应该是最现代化的伪装武器……

我揉了揉眼睛，盯着沈梦中枪的部位目测了一下她的伤势。

啊？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发现沈梦胸部附近有两个枪眼儿，但是奇怪的是，却没有血迹——她穿了防弹衣，她穿了防弹衣啊！

其实像国家警卫人员，穿防弹衣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安全系统比较低的情况下，警卫人员才会穿上防弹衣。万一警卫目标遇到了危险，遭遇枪击的时候，警卫人员可以为警卫目标挡子弹。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警卫人员穿防弹衣的目的，是防止在自己为警卫目标挡子弹的时候，子弹会射穿自己的身体，进而伤害到警卫目标！换句话说，警卫人员穿防弹衣，是为了警卫目标的安全考虑。

而此时，见沈梦穿了防弹衣，我的惊喜不亚于中了一亿彩票，双手竟然有些颤抖起来。我坚信沈梦只是受了子弹的冲击力，受了点儿轻微的创伤。

果然，沈梦的身体开始颤动起来，紧接着她睁开了眼睛，左右环顾。当她看到我的时候，马上喊了一句：“放开我，放开我！”

我追问道：“沈梦你没事儿吧？告诉我，你受伤了没有？”我明知故问地对着她的身体观望了起来，确认没有其他受伤处的时候，这才再松了一口气。

沈梦皱紧了眉头，一手撑着身体从我怀中挣脱，随口说了一句：“我穿了防弹衣。”

我含着泪笑了起来，抚着她脸心疼道：“不热啊？你穿着。”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我庆幸我的沈梦还活着，我庆幸我的沈梦穿了防弹衣！

沈梦却略显疼痛地捂了一下胸口，左右看了几眼，知道凶手早已趁势离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上前握住沈梦的手，问了一句：“胸口还疼是吗？去检查检查吧。”

沈梦却冲我冷笑了一声，道：“不用你管！金家的‘驸马’爷同志！”

沈梦有意识地将“驸马”二字吐得相当清楚，含义可想而知。

我赶快冲沈梦解释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沈梦你听我说……”

但是沈梦没有再作停留，捂着胸口朝前走去。

我正想追过去，却见几个记者纷纷拿着摄像机，抢着过去采访这位女英雄。记者的提问杂乱至极：

“请问枪响的那一刻，您想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你舍身过去替林首长挡子弹？”

“你穿了防弹衣吗？”

“有没有受伤啊，穿防弹衣的效果怎么样，是配发的还是你自己买的？”

“请问小姐究竟是做什么的，是L首长的保镖吗？”

“……”

记者的提问相当无聊，甚至很弱智。

沈梦没有回答任何记者的提问，只是提高了音量，喊了一句：“都给我走开！”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起初记者们还不甘心，但是沈梦又加大音量重复喊了一句：“都给我让开！”

记者们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纷纷后退了两步，沈梦借着让开的空隙，继续朝外走去。

她要去干什么？既然安然无恙，她为什么不留下来排查一下现场？也许是她太伤心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追了出去。但是沈梦很快驾驶一辆奥迪 A6 离去了。

我的脑海里，似乎出现了沈梦一边开车一边流泪的镜头。我能体会她的心情，尽管我很懊悔，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正所谓木已成舟，我这个冒牌女婿弄巧成拙，伤害了我的沈梦！

幸亏沈梦穿了防弹衣，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怎样苟且存活。生命中没有了沈梦，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打电话跟沈梦解释清楚，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等她冷静一些再说，现在她正在气头上，估计连电话都不会接。

我正朝着沈梦开车驶去的方向发呆，金铃又一脚深一脚浅地凑了过来，她扶了扶我的肩膀，竟然主动递过来一支烟，道：“心里烦就抽根烟吧。”

我接下烟，金铃拿打火机帮我点燃。

一支烟吸了一半，金铃试量了一下，才开口问道：“你认识她？”

此时已经再也没必要隐瞒下去，我轻轻地点了点头，道：“她是我的女朋友！”

金铃并没有惊讶，只是耷拉着脑袋，拿那只受伤的脚在地上画弧，抬起头来又说了一句：“看得出来她误会你了。真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我用一只手使劲儿地揉了一下脸颊，道：“说什么都晚了。她没受伤，我已经很庆幸了！”

金铃转而又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和沈局长也认识？那么，你以前是在……特卫局当兵，我猜得对吗？”

我苦笑道：“是又怎样？我现在还不是沦落成了一个保安！”

金铃口里连声道：“怪不得，怪不得……”却再次目光注视着我，说道：“你不应该是一名保安队长，而是应该拥有更好的前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直隐藏身份？”

我淡然地道：“自我保护。”

金铃恍然大悟地道：“真正的能者，能隐藏身份，却隐藏不住从骨子里发出来的气概。你一直让我很吃惊，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你不是一般人。”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尝试暂时将苦闷收回，缓和了一下表情，道：“我只是个人，一般人。”

金铃倒也没有反驳，反而过来轻轻地拥着我的胳膊，若有所思地说道：“你很爱她对吗？”

我点了点头：“是的。”

金铃道：“你们俩很般配，我很羡慕你们。”

我道：“谢谢。”

看得出来，她很想安慰我，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走，回去看看。”我勉强振奋了一下情绪，转身走向大厅。

金铃也跟了上来。

刚刚进入大厅，警笛声响起。三辆警车迅速地停在了别墅门口，几个警察从车上下来，径直进入了大厅。

调查，取证，寻找线索……

但是现场上似乎没有任何线索可言。摆在我们面前的，唯有几件刚才在慌乱中有人丢失的小物品——一件黑色男士鳄鱼皮手包，一块瑞士手表，还有一个精致的小型化妆盒。除此之外，便是在沈梦被枪击的地方，发现了两颗变了型的子弹头。警察们仔细地在现场拍摄了照片，并小心翼翼地将子弹头包好，带回取证调查。至于那几件丢失的物品，警察们决定将其留在金家，待失主回来领取。

就在警察们了解完情况，想要驱车回返的时候，我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将那副黑色鳄鱼皮手包拿了过来。却不料一位一杠三星的警察冲我喝令道：“放下！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动的？”

我没理会他，兀自地将鳄鱼皮手包掂在手里，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在皮包壁上仔细观察了一下，我顿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皮包啊，这明明就是一个暗杀工具！

确切地说，这个手包是一个做工精致的杀伤性武器。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打开手包之后，里面根本没有枪支的影子，只能隐约地看到几处零部件。也就是说，这个手包本身，就具备着枪支的结构，它是把枪支改装成了手包的形状！在不被人察觉和怀疑的情况下，能够出其不意地刺杀目标。这种手包武器的制作非常精细，因此能够配用这种暗杀装置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组织。

看来，这个暗杀组织绝非是一般的强大！

其实此时此刻，心急如焚的人还有沈局长。他正坐在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等待沈梦的回来。

派遣沈梦代替自己参加金老爷子宴会，保护 L 首长的任务，是经过沈局长深思熟虑的。他接到了 TL 组织很可能将在宴会中刺杀 L 首长的情报后，迅速做出了部署，只派遣了沈梦一个人去。在沈梦执行任务的时候，沈局长并没有告诉她太多，只嘱咐她穿上了防弹衣。

沈局长何尝不知道沈梦此去的凶险，但是总要有人献身，总要有人去面对危险。沈梦是个女孩子，如果派她去，更容易隐藏身份，也更不容易引起暗杀组织的怀疑。

沈局长等啊等，直等到足足吸掉了两盒烟。

沈夫人见沈局长如此，本来已经睡下的她，又爬了起来，问他怎么还不睡。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沈局长只是皱眉催促道：“你睡你的，我在思考一些事情。”他肯定不能告诉沈梦她妈，自己派遣了女儿去执行一项很危险的任务。

沈夫人跟沈局长生活了多年，当然能看出些端倪，于是追问道：“老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沈局长道：“瞎猜，我能有什么事情瞒你！赶快回去睡觉，别影响了我的思路。”

沈夫人再问了几句，但没见效果，倒也果真回房休息了，她只是冲沈局长嘱咐了一句：“早点儿休息吧，你最近老失眠，让人担心。”

沈局长点了点头，一摆手道：“知道了。”

大约是十几分钟以后，沈局长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赶快上前去开门。外面的人正是沈梦。

沈局长从她身上破损的情况就猜出了大概。总算是有惊无险，沈局长的一颗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但是他的眼窝里，明明渗出了几丝白亮，道：“梦梦，你没事儿吧？宴会散了？”

沈梦点着头道：“散了散了。不散我哪敢回来啊！”

沈局长拉着沈梦的胳膊，道：“快，快进来休息休息。”

父女俩坐下，沈局长亲自为女儿端来一杯水，对沈梦道：“幸亏穿了防弹衣，幸亏穿了防弹衣啊！”

也许是心里太乱了，沈局长问了一句极没水平的话：“那些刺客都走了没有？”

沈梦道：“按照您的嘱咐，我没有追出去。那些人好像是一伙儿惯犯，组织严密，行动很快，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们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沈局长连连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

沈梦愣了一下，追问道：“爸，我不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那些人要去刺杀 L 首长的？还有，为什么您明明知道对方要采取行动，却不加派人手，直接将他们一网打尽？”

沈局长叹了一口气，道：“其实……其实我们现在并不想抓住那些人。公安部正在开展一次时间跨度长、难度比较大的侦察活动。这伙人是 TL 组织的成员，他们现在正在策划一个三步走的‘猎国计划’。现在正在进行其中的‘摘钢盔行动’。他们的这次暗杀行动，只能算是一次试探。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我们必须放虎归山。这样才能找到敌人的老巢，将其一网打尽。”

沈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那爸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沈局长叹了一口气，道：“其实现在都不该告诉你。我只是觉得这次行动，太对不起你了。万一这次你有个闪失，我怎么向你妈交待啊！”

虽然沈梦已经平安归来，但是沈局长仍然难以抹去心里的歉意，以至于他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沈梦能够体谅沈局长此时的心情。她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调皮地笑着道：“爸，看您说的，女儿既然选择了神圣的警卫事业，就已经抱定了为警卫工作奉献一切

的决心。能以个人的安然换取首长们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女儿就是英勇就义也是值得的！再说了，女儿现在不是完完整整地回来了吗？爸，你看你的表情，跟谁欠你一百万似的。笑一笑嘛！”

沈梦的懂事令沈局长很欣慰，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沈梦酝酿了半天情绪，才又开口道：“爸，你猜我这次遇到谁了？”

沈局长问：“谁，我认识吗？”

沈梦道：“你当然认识。咱们整个特卫局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

沈局长道：“那会是谁？”

沈梦脱口道：“赵龙！我遇到赵龙了！”这样说着，她虽然一脸的笑意，但是心里的苦涩与伤感，也只有她自己能体会。

沈局长顿时愣住了：“赵龙怎么会去参加金老的宴会？他，他跟谁去的？”沈局长的脸色变得相当凝重。

沈梦嘻嘻哈哈地道：“赵龙没跟谁去，他是金家的女婿。金老爷子的女儿第一次把他带回家。在宴会上，金老爷子还给他们送了礼物！”沈梦脸上强挤着笑，其实眼窝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沈局长更为震惊，差点儿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

沈梦道：“这是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金老爷子的女儿长得可漂亮了，人也有气质，打扮起来，跟赵龙挺般配的。”

沈局长看得出，沈梦虽然笑嘻嘻地说着，但是她的心里，肯定痛苦无比。

沈局长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他安慰沈梦道：“梦梦啊，我觉得你要相信赵龙，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坚信，赵龙是喜欢你的，他不会背叛你。我的兵，我知道。”这样说着，沈局长倒也琢磨开了：“这个赵龙在搞什么名堂，我让他潜伏进入保安公司，他怎么一转眼成了金家的女婿了？我让他接受别人的糖衣炮弹，引出敌人的下一步计划，却也没有让他做别人的女婿啊……”

沈梦差点儿笑出声来：“爸，开什么国际玩笑！他都成了金家的女婿了，还不会背叛我？爸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这次对赵龙彻底死心了。你放心，女儿又不是没人要，没他赵龙活不成？”沈梦的演技倒是挺好，说着这么悲恸的话，却也能笑得出来。

沈局长心里一阵伤感，他多次想将赵龙潜伏的事情告诉沈梦，但是始终无法鼓起勇气。

不是他不相信沈梦，而是他明白，如果让沈梦知道了，即使沈梦不外传，也是多了一分安全隐患。毕竟，如果沈梦知道了此事，那她的行为举止肯定会发生一些改变。如果被别人隐隐地查觉到，那就惨了。

但是沈局长还是对沈梦说道：“梦梦啊，你要相信赵龙。只要你这个信念不变，赵龙就永远是你最值得依靠的人。”

沈梦苦笑道：“爸，别提他了行不行。他都成了别人的女婿了，您还在安慰女

儿。爸，我能挺得住。没有赵龙，女儿照样能活！”

沈局长道：“傻孩子！赵龙是好小伙子，你们俩在一起也很般配。我可不想失去了这么个好女婿。不管他干什么，我都支持他。”

沈梦道：“爸，我觉得您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总是替赵龙说话。他现在都……都是金家的女婿了，您还这样安慰我。能不能不用这一招！”

这样说着，沈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沈局长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转而催促道：“行了梦梦，不多聊了。你洗个澡休息吧。”

沈梦道：“不了爸，我这就走，我还要回 C 首长处，明天还要盯班儿。”

沈局长关切地道：“明天早上再回去。我给黄参谋说一声，让他替你。你好好休息休息。”

沈梦倒也没再坚持，待父亲回房，她便钻进了洗澡间。

洗完澡，沈梦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她没有流泪，她的泪早已经流干了。

她反复地体味着父亲的话，总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父亲现在好像对赵龙特别袒护，即使赵龙已经做了金家的女婿，他仍然试图替他辩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父亲喜欢赵龙，想让赵龙做自己的女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是父亲的一贯性格，也不是父亲的作风。父亲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沈梦又联想到了父亲说了另外一番话。父亲说现在有一伙恐怖组织正在针对中国高层实施一系列的暗害破坏计划。那是一个叫 TL 组织的群体，他们训练有素，行动周密，据说在国外都有指挥中心……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组织的行动，父亲为什么不积极采取行动？难道他是在暗中进行的，没有告诉任何人？

还有，当初赵龙的退役也显得很蹊跷。按照正常的逻辑，沈局长不可能将那件事情扩大化，进而不顾众位副局长的一致反对，做出勒令赵龙转业的决定。而且在赵龙转业之后，沈局长似乎仍然在袒护赵龙，一直让自己相信赵龙，积极地促成自己与赵龙之间的感情。即使现在，在赵龙做了金家女婿的情况下，父亲仍然劝自己不要对赵龙死心……这种种的迹象，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赵龙是父亲派出去执行特殊任务的卧底，他的目的就是引出 TL 组织，甚至是潜伏进其内部？但是再一想，好像也不可能，因为她在赵龙的身上，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的信息。

沈梦的脑子有些乱了，种种猜测在心里忽而清晰忽而模糊，她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跟父亲好好沟通一下，将关于赵龙的事情彻底搞清楚？”

父亲的宴会，金铃的妹妹金蕊姗姗来迟。其实她这几天去了广西看望一位生病的同学，今天才匆匆赶回北京。

当她赶回来的时候，大厅里的狼藉已经被收拾干净，但是大厅上的吊灯却不

见了，宴会上也没人，她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金蕊疑惑着左右张望，在大厅的一角望见了姐姐。姐姐抱着胳膊坐在一处座椅上思考着什么，看得出来她的情绪并不好。

金蕊心里涌进了一股歉意，她觉得可能是姐姐怪自己姗姗来迟了。她赶快喊了一声“姐”，然后小跑了过去。

金铃见妹妹回来了，也站起来迎了过来，问道：“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啊，我好派车去接你。”

金蕊道：“我又不是不认识路，干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啊。对了，宴会这么快就结束了？不应该吧，现在才……才不到十一点钟。”

金铃搪塞地道：“开得早，开得早，所以结束得也早。”金铃把话题岔开，不想让妹妹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又怎能瞒得过金蕊。金蕊回头望着大厅上的吊灯，俏眉紧皱地问道：“对了姐，这吊灯怎么不见了？不会是掉下来了，砸到人了没有？”

金铃撒谎道：“人走了才掉的。这吊灯质量不行；我明天要找律师起诉生产商！”金铃说完，然后又缓和了一下表情，反问道：“你这次回来给老爷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金蕊一边打开坤包低头找着什么，一边冲姐姐埋怨道：“姐，别老喊爸爸老爷子，多难听啊。别人喊也就罢了，你这个亲生女儿也跟着喊，难听死了。”

金铃善意地拍了一下妹妹的肩膀，笑道：“老爷子是一种尊称，也是一种亲近的表现。”

金蕊倒也没再说什么，迅速地从坤包里掏出一枚绿色的玉器，这玉器并不大，大约是十厘米高，像是一座小塔的形状。

金铃问：“这是什么？”

金蕊神秘地道：“这叫长寿塔。我在广西找了好久，才找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东西。祝爸爸长寿百岁。不行不行，一百岁哪行，至少要活到一百五十岁！”

金铃被妹妹可爱的样子逗乐了，笑道：“好，这个东西好。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

金蕊从姐姐手里抢回长寿塔，得意地道：“那当然。爸爸呢，他在哪儿？我要亲手送给他。”

金铃道：“父亲带人去送L副主席了！”

金蕊一惊：“什么，L副主席也来参加爸爸寿诞了？咱们金家可真有面子呢！嘿嘿。”

但是金蕊马上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紧接着冲金铃问道：“对了姐，姐夫呢？妈说你这次会带姐夫过来，怎么没看到姐夫？”金蕊左右前后张望了几下，似乎在悄悄地寻找着姐夫的身影。

金铃搪塞道：“你姐夫他……他先回去了。他工作挺忙的，宴会一完就回去了。”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金铃肯定不能告诉妹妹，她那冒牌姐夫，现在正在公安局，配合他们录口供，调查这次暗杀事件。

金蕊显得有些失望，自言自语道：“哎呀，又没见到姐夫。姐，不管怎样，你明天一定要带姐夫过来。我倒要看看，我最最漂亮的姐姐，会找了怎样一个帅帅的姐夫。嘿嘿，我也仿照老姐的标准，为你找一个妹夫！”

金铃略显尴尬地道：“有时间吧，有时间一定带他来。”

金蕊再问：“有他照片没，先预览一下。”

金铃摇头：“他不喜欢照相。”

金蕊咂摸了一下嘴巴，道：“那让我先猜一下他长得什么样……”

金铃笑道：“行了，别瞎猜了，还不是长得一副人样。看把你操心的！”

金蕊上前拽过金铃的手，道：“姐，那我不管，反正我明天一定要见到姐夫！”

金铃嘴上说道：“好好好，一定，一定。”心里却在暗暗叫苦。

当我在公安局协助他们录完口供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也许是看在金家的面子，公安局的负责人派了一位警员，准备开车送我回去。但是刚刚出了警务大厅，便看见一辆宾利车正停在了大厅门口。那正是金铃的车子。

我谢过公安局派遣的司机后，快步走近了宾利车。

金铃迎了出来，见到我就问道：“完了没有？”

我道：“当然完了，不完怎么能出来。”

金铃眨巴着眼睛道：“这次真的让你受委屈了。金家出的事情，却把你连累进来了。”

我叼了一支烟，道：“没什么。现在总算是解放了，我不欠你什么了。如果你不介意，能不能开车送我回望京？”

金铃猛地愣了一下，试探地问道：“能不能先在我们家住一晚。你答应过我，要帮我见见老爷子的。现在老爷子还没睡，一直在等着跟你单独谈谈。”

我皱眉道：“拜托！我要在金家待到什么时候？我为了你，让我女朋友误会；然后出了枪击事件，我又跑到公安局帮你们录口供……我觉得我今天做的已经是仁之义尽了。”

金铃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很平静地说道：“对不起。我不勉强你，我送你回望京。”

她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车门，冲我做了一个“请进”的姿势。

我倒是为之一愣。金铃的变化好快啊，难道是因为她对我存在什么歉意，所以才变得如此客气？

我若有所思地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金铃绕过车子，打开另一扇车门，熟练地钻进去，系上安全带。

车子驶出警局，开上了大道。

一号保镖之幕后黑手

我冲金铃问了一句：“你刚才说，金老爷子还在等我？”

金铃目不斜视地道：“嗯。老爷子好不容易盼来了女婿，当然想跟你聊几句。不过你如果不想去的话就算了，我送你回望京。”

我问道：“你怎么向老爷子交差？”

金铃道：“那是我的事。”

望着金铃略显忧郁的脸庞，我又有些于心不忍了。

既然事前已经答应了金铃，要帮她应付老爷子那一关，我为什么又要出尔反尔？这不是我赵龙的性格！于是我对金铃道：“回金家吧，我准备在你们家的大别墅里住一晚，感受一下金家的生活气息。”

金铃微微吃了一惊，倒是绽开了几丝笑容：“真的吗，赵龙？那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帮我。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道：“客气了！”

车子继续前行，径直开往金家别墅。

我在心里编排着应付金老爷子的台词，却听金铃又突然说道：“对了，我妹妹从广西回来了，她吵着要见见你。”

我顿时吃了一惊，道：“哦，怪不得刚才宴会上没见到你介绍妹妹，原来她上广西了。”

金铃点了点头，道：“我妹妹叫金蕊，好像我跟你说过吧。”

我追问了一句：“你是说，你妹妹现在也在别墅？”

金铃道：“在，不在家里去哪儿。不过她已经睡了。”

我搪塞道：“那就别打扰她了，让她好好休息休息吧。她见不见我也没什么。”

金铃道：“听你的。”

我这才宽心。

回到别墅，金铃在她的房间里嘱咐了我几句，然后带着我到了金老爷子的书房门口。

我见书房的灯还亮着，感慨地道：“金老爷子可真疼你，都这么晚了还不睡，等你回来。”

金铃笑道：“这哪是在等我啊，这是在等你，等金家的女婿！”

我笑道：“我这个冒牌女婿……”

话还没说出口，金铃就一下子用手堵住了我的嘴巴，然后冲我“嘘”了一声，轻声道：“小声点儿，最后一棒槌了，别露馅儿！”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道：“放心吧，我会划个完美的句号的！”

金铃轻咳了一声，在外面加大音量，冲父亲房间里喊了一声：“爸，他来了！”里面传出了一阵浑厚的男音：“让他进来！”

“噢。”金铃得令后，拉着我的胳膊，推门而入。

金老爷子紧皱眉头，若有所思地翻看着《孙子兵法》，根本没有抬头看我们

一眼。

金铃关切地问了一句：“爸，您又看《孙子兵法》啊，您都看了好几十遍了吧？”

金老爷子仍然是紧锁着眉头，朝金铃一摆手道：“你先出去，我找赵龙好好谈谈。”

金铃有些扫兴，以为是金老爷子仍然在为宴会上的事情闷闷不乐，于是追问了一句：“爸，您是不是还在想……宴会上的事情？”

金老爷子冲她加大音量又重复了一句：“你先出去。”

我在金老爷子的语气中，体会到了四个字：情况不妙。

难道金老爷子察觉到了什么？

金铃倒也听话，虽然有些抗议，但还是噤了噤嘴巴撤离出屋。

金老爷子一指旁边的凳子，冷不丁儿地说了一句：“坐下吧。”

我心怀忐忑地坐下。

金老爷子仍然没有正眼看我一眼，而是将《孙子兵法》翻过了一页，目不斜视地问了一句：“赵龙，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闻听此言，我顿时愣住了！

难道金老爷子知道了我是冒牌的？怎么可能！

002

金老爷子的这一问，倒是把我问蒙了。我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不觉间已经出了一头冷汗。

金老爷子见我沉默，用手慢慢地合上书，面部冰冷地望着我，再次追问了一句：“我在问你，你是做什么的？”

他此时的表情和脸色，跟刚才在宴会时判若两人。

我略显尴尬地挤出一丝笑意，问道：“金叔叔指的是？”我故意这样搪塞了一句，心里却在琢磨着应对之策。

金老爷子用三根手指一试额头，另一只手拍在桌子上“嗒嗒”作响，他拉着脸道：“我是问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支吾地酝酿了半天，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如果就实说吧，金老爷子肯定会不乐意；如果说谎吧，又不是我赵龙的一贯作风……如此一来，倒是将我为难住了。

无奈之下，我对金老爷子道：“金叔叔，这些金铃不是都向您汇报了吗？呵呵……”我尽量陪着笑，努力让金老爷子不至于太生气。

谁想金老爷子猛地一拍桌子，冲我骂道：“年轻人没有半句实话！一个保安，还敢冒充什么金氏集团伊士东餐饮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还想娶我的女儿，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顿时愣住了。金老爷子怎么会知道这些？是谁出卖了我们？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尴尬地对金老爷子道：“金叔叔，您误会了。”

金老爷子愤愤地道：“我误会什么？”

我支吾着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这其实是金铃安慰他的一个骗局，我是个冒牌货！

金老爷子冷笑了一声，道：“一个保安，就想娶到我金家的大千金，就想当我金家的女婿。你小子，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

我仍然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承受着金老爷子的侮辱和讽刺。因为我知道他患有病症，我不可能再激怒他。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敷衍，就是沉默。

这时候，只见金老爷子扶了扶鼻梁上的镜框，两眉之间皱出了一道很深的纹理，他逼视着我，继续道：“怎么，你默认了？”

我鼓起勇气，尽量放缓语速道：“金叔叔说得没错，我就是个保安，我承认。”

金老爷子一双严厉的眼神看了我许久，微微叹了一口气道：“看着一表人才，

却是一个保安!如果别人知道我金老头招了一个保安做女婿,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金家在商界怎么抬头?金铃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光看着你长得帅,长得帅有用吗?这个社会很残酷,弱肉强食,金家如果把家业都传给一个保安,那我几十年打拼出来的天下,岂不毁于一旦!”

我望着面前这个商界的传奇大亨,没想到他说话竟然是如此的口无遮拦,甚至是讽刺意味十足。我对他积累起来的好感,一瞬间跌到了冰点。他值得我尊敬吗?有钱,有钱人怎么了,有钱人就可以瞧不起人?

我听不惯了,因此反问了一句:“我想问一下金叔叔,保安怎么了?保安干的是正当的工作,不偷不抢,保护的是大家的财产。没有保安,城市将变成什么样子,金叔叔想过没有?”

金老爷子微微一笑,道:“呵,你还反问起我来了!那么我再问你,如果我把女儿嫁给你,如果我把金氏交给你,你有能力管得起来吗?大话套话谁都能说。我也没有贬低保安的意思,我只是在说大实话。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出去调查,去问问,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保安?你去问问吧……”

我捏了一下鼻子,继续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如果不是考虑到对方身体欠佳,我岂能受他这份窝囊气?

金老爷子见我不说话了,拿一支钢笔在桌子上“嗒嗒”地敲打了几下,问道:“告诉我,你和我女儿是怎么认识的?”

我毫不隐瞒地道:“我曾经是伊士东酒店外围的保安班长,和金铃经常见面就认识了。”

金老爷子半闭着眼睛点了点头,像是在琢磨着什么。

他又问:“你们交往了多长时间了?”

我答道:“有两三个月了吧。”

金老爷子再问:“我再问你,你要老实回答。”

金老爷子拿一副凶悍的目光刺向我,让我觉得这老头简直像是一个刺客。

他敲打着手里的名牌钢笔酝酿了一下,紧接着问道:“你对我女儿……有没有越界?”

金老爷子说得很含蓄,但是我明白他的话意。他是在间接问我有没有和金铃发生过那种关系。

我心里暗暗苦笑了一声,却尝试以一种和蔼的语气反问金老爷子:“金叔叔,您怎么跟审犯人似的。”我强挤出笑来,想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

金老爷子冷哼一声,道:“我已经够客气了,还没有哪个保安,能被我请到我书房里来说话。”

闻听此言,我想我真的被激怒了。我对金老爷子道:“看来我应该感到很荣幸了。好,我不妨碍金老板了,再见!”

我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因为我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跟金老爷子争辩下去。战火如果烧了起来，对谁也没好处。

然而没想到的是，我刚刚站起来，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听金老爷子狠狠地喝令一句：“你给我站住！”

我站在原地，心里早已经是沸腾如开水。此时此刻，我真盼着金铃能破门而入，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是我听不到门外有任何动静。难道金铃她已经不在门口，她已经回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想了想，我还是重新回到座位上，对金老爷子道：“金老板，还有什么事？我洗耳恭听。”

金老爷子从桌子上取了一支雪茄，叼在嘴里，用特制的精制火柴擦燃点着，屋子里弥漫起了一阵浓郁的香气。

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开口道：“一百万！离开我的女儿。”

我愣了一下，故作不懂地追问：“什么意思？”

金老爷子重复道：“给你一百万，让你离开我的女儿，离开北京！这一百万，够你回老家置办车房娶个媳妇了吧？”

天知道这些话从德高望重的金老爷子嘴里说出来，有多么可笑。

哪怕我现在只是金铃的冒牌男友，我也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金老爷子一个道理：“钱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贪财；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用金钱来衡量，要用金钱来维持。”

于是我冲金老爷子问了一句：“您在买卖自己的女儿？”

金老爷子一听这话不乐意了，脱口道：“轮不到你问我！我是在为自己女儿的幸福考虑！”金老爷子说完后抬腕看了一下表，有些不耐烦地道：“好，我没太多时间跟你闲聊，今天我已经破例了。说吧，你需要多少钱？”

我为金铃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悲哀；我为这位被无数后人敬仰、德高望重的商界前辈，能说出这样的话，感到悲哀！

迫于愤怒，我竟然随口说了一句：“对不起金老板，金铃我不卖。”

我这个冒牌女婿，如今倒想当一回真女婿，就让我这个只有一天任期的金家女婿，好好教育一下面前这个也只有一天任期的老岳父。

金老爷子听了我的话后，显得挺生气，他冷哼道：“你要弄清楚，金铃是我的女儿，你有什么权利说卖不卖？我能提出给你一笔钱，对你已经够仁慈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有两个结果。”

我道：“请金老板说说，哪两个结果？”

金老爷子严肃地道：“一、你离开我的女儿，金家给你一笔钱，咱们互相受益；二、你被逼着离开金家，一分钱也得不到，甚至连自己是怎么在地球上消失的都不知道！”

他说这些话说得相当娴熟，也相当老道。由此可以推断，他应该跟不少人